



大会

Distr.: General
20 October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71(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
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信息。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报告

摘要

在以色列长达 56 年的定居者殖民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口中，儿童占一半之多。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占领国，以色列有义务优先考虑在其管辖下的所有儿童的最大利益。然而，以色列却使巴勒斯坦儿童遭受严重的身体和心理创伤，使其背负着任何儿童都不应该承受的恐惧和艰辛。由于没有对其行为进行追责，以色列愈加胆大妄为地无视国际义务。

以色列的占领旨在非法吞并被占领的土地，扼杀了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没收土地、征用资源和拘禁致使巴勒斯坦陷于逆发展，影响了儿童的发展。以色列军队是每年数百名各个年龄段的儿童被杀、致残、成为孤儿和遭到拘留的罪魁祸首。由此造成的创伤往往得不到处理。这种强制性环境严重侵犯了巴勒斯坦儿童的生命权，使其无法行使每个儿童安全和有尊严地成长的权利。这种经历被称之为“剥夺童年”，意思是使儿童无法享有正常、轻松和纯真的童年。

对巴勒斯坦儿童来说，占领之下的生活是一场日常挣扎：从目睹他们的父母心碎地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没收的土地被定居者耕种，到他们的祖父母渴望重归自己现被围在高墙之后的土地和家园；从尚未完工的房屋被自己拆掉，只剩下抵押贷款需要偿还；到他们的学校永远面临被毁的风险。蓄意侵犯巴勒斯坦儿童权利的行为需要我们进行紧急调查，部署保护措施，并找到消除根源的持久政治解决办法。这符合更广泛的目标，即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以及该区域每个人的安全和保障。

一. 引言

1. 在 2023 年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揭露了以色列如何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变成一座露天监狱，巴勒斯坦人在其中不断受到拘禁、监视和惩罚。¹ 这有助于以色列非法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进一步迫使他们流离失所。² 在处于这种强制性环境之下的巴勒斯坦人口中，儿童占近半，³ 而被占领土的人口中有 30% 的人年龄在 15 岁以下。

2. 本报告侧重于巴勒斯坦儿童的权利和在以色列“永久占领”下的生活境况。⁴ 尽管存在适用于他们的法律框架，可是巴勒斯坦儿童经历的暴力极其令人瞩目，同时其遭受的苦难却不为人见。虽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当局也要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负责，⁵ 但根据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规定，报告审查的是以色列占领对儿童的主要影响。

3. 所有儿童都必须能够在健康、安全和呵护的环境中享受童年，在这种环境中，不论身份、种族、宗教或背景，人权都得到重视和保障。这是本报告的基本前提。

4. 报告没有提及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以来发生的罪行，因为这些罪行发生在报告定稿之时。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特别报告员也将进一步分析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占领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已说不清是第多少次的悲惨转折。

二. 方法

5. 本报告是在没有进行实地访问的情况下编写的，因为以色列未能为特别报告员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提供便利。报告基于广泛的案头审查、提交材料、虚拟走访和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的在线会议。这项研究依赖对儿童心理健康有专门知识的社会心理专家的咨询意见。

6. 《儿童权利公约》是本报告的基础，从访谈问题的拟订到地方政策和做法的评价基准等方面为研究提供指导。根据儿童的最大利益和“无害”原则，特别报告员最大限度地依靠儿童最近提供的现有证词。她自己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及其家人的访谈加深了她的整体理解。向分享证词的所有儿童和成年人以及帮助举行会议的组织表示深切感谢。在整份报告中，为了保护儿童的隐私，名字都被更改。引号表示受访者的话为逐字记录。

¹ [A/HRC/53/59](#)，第 4 段。

² 同上，第 79–93 段。

³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阿瓦德博士在巴勒斯坦儿童日之际强调指出巴勒斯坦儿童的状况”，2023 年 4 月 5 日。这一数据仅涉及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儿童人口。

⁴ [A/HRC/47/57](#)，第 74 段。

⁵ [CRC/C/PSE/CO/1](#)，第 24 段。

7. 特别报告员目睹了巴勒斯坦儿童面临和承受的痛苦创伤，这些创伤在其身体、言语和行动中都显而易见。虽然儿童在主张其权利方面的自信度可圈可点，但特别报告员指出，儿童关注的问题与其年龄不符，将类似成年人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与无忧无虑的童年相悖。一些儿童感到“世界忽视了他们”。另一些使用了这样的表达：“如果他们知道就好了”，指的是儿童眼中的强大国家。儿童们敦促特别报告员向全世界转达他们的祈求。

三. 设定背景：定居者——殖民军事占领下的儿童

8. 自 1967 年以来，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违反了国际法，无论是通过无视国际法，还是通过歪曲国际法，目的是为其非法行为作辩解。通过将占领土视为“有争议”而不是“被占领”领土，以色列给了自己违反其对包括儿童在内的被占领人民⁶的义务的余地。由于巴勒斯坦儿童作为被保护人的地位被故意剥夺，巴勒斯坦儿童变得脆弱且得不到补救。⁷

9. 为了推进对被占领土的非法殖民，以色列一直在对被占领居民使出日复一日剥夺、限制和不同程度暴力的组合拳。在被占领土上建立 300 多个非法殖民点意味着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权、生计权、适当住房权和健康权，并限制教育和就业。巴勒斯坦人被视为集体威胁，被剥夺了个人和集体权利，儿童失去茁壮成长的能力。

10. 以色列在巩固其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存在的同时，对占领下的居民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武力，模糊了执法行动和敌对行为之间的法律区别。⁸除了由国家策划对其实施的致命武力和集体惩罚这种宏观暴力之外，巴勒斯坦人还忍受持续不断的微观暴力行为，包括军事袭击和定居者暴力、破坏和掠夺财产和资源、羞辱、逮捕和拘留，无论年龄大小。⁹

11. 巴勒斯坦儿童生活在隔离空间和充满敌意的社区。他们的家庭生计、就业机会、医疗保健、休闲机会、未来前景和流动性都由以色列控制。¹⁰巴勒斯坦儿童意识到他们“作为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挑战。儿童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疏离感，于是问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是不是低人一等？”或者“我们是不是不如别人有价值？”

⁶ Orna Ben-Naftali, Michael Sfard and Hedi Viterbo, *The ABC of the OPT: a Legal Lexicon of Israeli Control over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⁷ Neve Gordon and Nicola Perugini, *Human Shields: a History of People in the Line of Fi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pp. 81–84.

⁸ Diakonia, “The use of force in law enforcement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questions and answers”, December 2021, pp. 7–9.

⁹ Human Rights Watch, “Israel: collective punishment against Palestinians”, 2 February 2023.

¹⁰ 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Incarcerated Child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Unchil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33.

12. 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事业也对以色列犹太儿童产生影响。他们受到国家决定的影响，或者，对于那些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来说，他们受到自己家庭的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人不幸失去了生命，另一些人通常是在充满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惧、敌意和种族主义的环境中长大。¹¹ 普遍的气氛可能助长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结构性暴力。用一位原以色列士兵的话说：“我想不到儿童。当你穿着军服的时候，就是我们和他们。”¹²

13. 有充分的文件记录表明，以色列儿童自幼就被灌输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威胁的叙事，这种叙事错误地将他们与大屠杀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描述为一心想消灭犹太人的侵略者。¹³ 这种言辞支持了一种“永久紧急状态”的说法，这为被占领土的殖民化寻找理由，同时抹杀了巴勒斯坦人的人性。¹⁴ 2023 年，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政府加剧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煽动仇恨和定居者对巴勒斯坦社区的攻击。激进化的定居者青年常常应征入伍，他们助长了对巴勒斯坦人的严重虐待。

14. 这一现实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今朝的儿童就是明朝的成年人。在致力于保护儿童的世界中，亟需审查如何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实现这一承诺。

四. 儿童保护：国际法律框架

15. 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国际法律框架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¹⁵ 这一法律框架规定了儿童作为被保护人和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有关当局的义务。

16. 在这一框架内，《儿童权利公约》，包括《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为保障儿童权利确立了最全面的框架。该公约由以色列于 1991 年批准，巴勒斯坦国于 2014 年批准，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签署国必须尊重、保护和实现其管辖范围内或其有效控制下的儿童的权利。¹⁶ 巴勒斯坦国加入《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条约并不能免除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被占领土巴勒斯坦儿童的责任。¹⁷

¹¹ Nurit Peled-Elhanan, *Palestine in Israeli School Books: Ideology and Propaganda in Educati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¹² ABC News Australia, “Stone cold justice: Israel’s torture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video, 2014.

¹³ Peled-Elhanan, *Palestine in Israeli School Books*.

¹⁴ 见 [A/HRC/53/59](#)。

¹⁵ 同上，第 14–15 段。

¹⁶ 《儿童权利公约》，第四条。

¹⁷ 同上。

17. 《公约》是促进和捍卫每一名儿童的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文书。它体现了支撑所有其他权利的四项指导原则：¹⁸ 非歧视原则、保障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涵盖从生存到发展的生命权，以及对影响儿童的决定和行动的参与权。¹⁹ 《公约》保障儿童获得姓名、国籍和家庭的权利，保护儿童免受歧视、剥削、虐待和暴力。²⁰ 《公约》确保儿童获得教育、保健和有利于他们身体、精神和情感成长的呵护环境，为遭受虐待、忽视或武装冲突的儿童提供特殊的社会心理支持。²¹

18. 国际人道法、《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和习惯国际人道法，加强了人权条约对武装冲突和占领局势中的儿童的保护。此外，这些文书建立了确保学校和医院安全安保的框架，强调它们作为民用物体起到重要作用，在武装冲突、围困和轰炸期间不应受到攻击或用于军事用途。²² 为军事目的招募儿童的做法被禁止。²³

19. 占领国有义务确保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并对包括儿童在内的被占领土居民的福祉负有责任。这包括尊重不能没收的私人财产，以及仅仅作为保管人管理被占领土内的公共财产。²⁴

20. 对确保儿童享有童年起到根本作用的是，禁止将被占领土居民强行转移或驱逐到被占领土以外；非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而大规模毁坏和侵占财产，包括医院；²⁵ 故意杀害和伤害、²⁶ 酷刑或不人道待遇；²⁷ 侵犯公平审判权；²⁸ 非法拘禁

¹⁸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5号一般性意见(2003年)。

¹⁹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条、第三条第1款、第六条和第十二条。

²⁰ 同上，第二、五、七、十九、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和三十七条。

²¹ 同上，第二十三条第3-4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九条。

²² 《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第四)公约》及其附件：1907年10月18日《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海牙章程》)，第12和27条；《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18条。

²³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八条。

²⁴ 《海牙章程》，第43、45和55条。

²⁵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8-19、49和53条。

²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规则1-2、11和14。可查阅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en/customary-ihl/v1>。

²⁷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32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90。

²⁸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78条和第三部分，第三-四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87-91、99-103和118-137。

居民；²⁹ 招募儿童。³⁰ 故意违反这些义务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严重违反日内瓦第三和第四公约的行为。³¹

21. 这种违反行为也构成战争罪，³² 特别是“作为一项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所实施的行为，或作为在大规模实施这些犯罪中所实施的行为。”³³ 根据国际刑法，其中一些违反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如“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³⁴ 实施的驱逐或强行转移居民、任意剥夺自由、种族隔离、酷刑³⁵ 和对可识别群体的迫害，³⁶ 或其他不人道行为。³⁷ 虽然这些罪行并不具体涉及儿童，但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确认，“鉴于《规约》对儿童作出的承诺，以及儿童根据国际法享有特别承认和保护的事实，侵害或影响儿童的罪行被视为特别严重的罪行”。³⁸

五. 在军事化的定居者殖民占领中“享有”权利

22.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被广泛记录在案。³⁹ 鉴于这些侵犯行为的规模和严重性，本报告将主要重点放在每个儿童的“固有生命权”上，⁴⁰ 这一权利应作广义的解释。⁴¹

23. 作为“享有所有其他人权的先决条件”，生命权必须得到有效保护。⁴² 对这项权利的保护涵盖儿童生存的方方面面，在任何影响儿童安全、尊严和自由的

²⁹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2 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 99。

³⁰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0 (2) 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77 (2) 条；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 136-137。

³¹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 13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7 条。

³²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 (2) (a) (一-七) 和 8 (2) (b) (二十六) 条；《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规约》，第 2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147 条。另见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6 页，第 79 和 82 段。

³³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 (1) 条。

³⁴ 同上，第 7 (1) 条。

³⁵ 同上，第 7 (1) (d-f 和 j) 条。

³⁶ 同上，第 7 (1) (h) 条。

³⁷ 同上，第 7 (1) (k) 条。

³⁸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儿童政策”，2016 年 11 月。

³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以色列军事拘留的儿童：意见和建议”，2015 年 2 月；Defense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Palestine, *Palestinian Child Prisoners: the Systematic and Institutionalised Ill-Treatment and Torture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by Israeli Authorities* (Jerusalem, 2009)。

⁴⁰ 《儿童权利公约》，第六条第 1-2 款；《世界人权宣言》，第 3 条。

⁴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1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29 段。

⁴²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 段。

问题上，⁴³ 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优先。⁴⁴ 维护生命权要求国家当局确保儿童的生存和福祉，保护儿童不被任意剥夺生命，并促进“尊重人的尊严和确保每个儿童全面发展的环境”。⁴⁵

24. 这包括维护家庭在实现儿童权利方面的作用：确保适当住房、获得教育的机会和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保护儿童免受任何形式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并培育儿童在身体、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包括确保有机会休闲、玩耍和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以及让儿童参与决策进程，特别是在攸关儿童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⁴⁶

25. 以下各节探讨巴勒斯坦儿童在被占领土经历的结构暴力，这种暴力影响他们的生活和集体福祉。这进而损害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实现及其生存。

A. 生活在安全之中的权利

26. 保护生命权涉及防止儿童生命遭到任意丧失，不得克减。⁴⁷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巴勒斯坦儿童的死亡率表明，基本生命权受到威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新生儿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为每 1 000 例活产 9.3 人和 12.7 人，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则上升至每 1 000 例活产 14.8 人，而在以色列，这一比率分别为每 1 000 例活产 1.7 人、2.7 人和 3.4 人。⁴⁸ 除了对生命权的直接冲击外，巴勒斯坦人还遭受结构性暴力和种族歧视，这阻碍了他们的充分发展。⁴⁹

“我怕他们会杀了我”

27. 在占领背景下，过度使用武力不仅具有后果，而且似乎是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功能组成部分。这种非人化做法剥夺了巴勒斯坦人作为平民的受保护地位，无论其年龄、所在地点或背景如何，使他们(在以色列眼中)被归为正当军事目标，而不是国际法规定的被保护人。这一战略还包括法外处决和任意处决，⁵⁰ 有助于消除和镇压对以色列领土目标的任何障碍。

⁴³ 《儿童权利公约》，序言。

⁴⁴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

⁴⁵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13 年)。

⁴⁶ 《儿童权利公约》，第五条、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 1 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 1 款、第二十七条第 3 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a)款。

⁴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 段。

⁴⁸ 儿基会，“巴勒斯坦国”，国家概况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unicef.org/country/pse>；儿基会，“以色列”，国家概况数据库，可查阅 <https://data.unicef.org/country/isr/>(最近更新日期 2021 年)。

⁴⁹ 见 CERD/C/ISR/CO/17-19。

⁵⁰ Amnesty International, “Israel/OPT: increase in unlawful killings and other crimes highlights urgent need to end Israel’s apartheid against Palestinians”, 11 May 2022.

28. 自 2008 年以来, 1 434 多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打死, 另有 32 175 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军队所为。⁵¹ 在同一时期, 25 名以色列儿童被杀害, 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所为, 另有 524 人受伤。⁵² 毁灭性的生命损失反映了有记录的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的模式。⁵³ 死亡的幽灵隐约可见, 成为巴勒斯坦儿童生活中的主导因素。这一现实对那些设法幸存下来的人造成了社会心理创伤, 正如 14 岁的 Ouadia 辛酸地表达的那样: “害怕死亡并不能让你不死, 却会让你活不下去。”

29. 以色列占领军以这种杀戮是出于“自卫”、⁵⁴ “反恐”,⁵⁵ 在加沙发生的敌对行动中, 则是攻击正当目标⁵⁶ 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据称将平民用作“人盾”的后果,⁵⁷ 为其作辩护。最近, 一名以色列占领军中尉声称, 在旨在“消灭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中“意外遇害”的巴勒斯坦儿童的人数“无关紧要”。⁵⁸ 这种说法并不是孤立的, 它可能反映了以色列占领军内部更广泛的作战伦理和视巴勒斯坦平民生命为草芥的法律文化。⁵⁹

30.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攻击剥夺和威胁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 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经历了 16 年的非法封锁和 6 次大规模军事攻击(2008-2009 年、2012 年、2014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武装团体在加沙发射的火箭弹和导弹也剥夺和威胁包括儿童在内的以色列人的生命权。

31. 以色列的这些军事攻击共在加沙打死 4 269 名巴勒斯坦人, 其中包括 1 025 名儿童, 并造成 41 348 人受伤, 其中包括 7 588 名儿童。⁶⁰ 在同一时期, 巴勒斯

⁵¹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和“巴勒斯坦人受伤人数”, 伤亡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⁵²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以色列人死亡人数”和“以色列人受伤人数”, 伤亡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⁵³ 见 A/HRC/40/74 和 A/77/328。

⁵⁴ Noura Erakat, *Justice for Some: Law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78, 182 and 186.

⁵⁵ Muhammad Ali Khalidi, “‘The most moral army in the world’: the new ‘ethical code’ of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the war on Gaz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9, No. 3 (2010), pp. 8–13.

⁵⁶ Israeli Defense Forces, “The secrets behind Hamas’ terrorist tunnels: meet the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the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against the Hamas underground tunnel network”, 24 January 2021.

⁵⁷ Neve Gordon and Nicola Perugini, “The politics of human shielding: on the resignification of spa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ivilians as shields in liberal war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34, No. 1 (2015), pp. 182–183.

⁵⁸ Maurice Hirsch, Israel Defense Forces Lieutenant, tweet, 9 May 2023. 可查阅 <https://twitter.com/MauriceHirsch4/status/1655840611704897536>.

⁵⁹ Yair Sheleg, “Asa Kasher: we can’t let the Israelis get killed in order to save Palestinian civilians”, *Haaretz*, 19 October 2006.

⁶⁰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伤亡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最近更新日期 2023 年 8 月 31 日)。

坦武装团体发射的火箭弹造成 212 名以色列人死亡，2 930 人受伤。这样的暴力事件让双方的儿童都感到恐惧。

32. 在对加沙的四次行动中，⁶¹ 以色列军队攻击了维持巴勒斯坦人生命的医疗机构、服务和人员；⁶² 军方对加沙的医院和医疗诊所发动了 180 次攻击，袭击了 80 辆救护车，打死 41 名医务人员，打伤 104 人。⁶³ 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也发生了对卫生工作者、救护车和设施的袭击，那里的重伤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医治。⁶⁴

33. 在这些敌对行动中，可以发现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都违反了国际法。1967 年占领的非法性，包括对加沙的封锁，并不能免除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自身的义务。他们对以色列境内地区使用简易火箭弹，危及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这也可能构成战争罪。而以色列不能以此为理由，无差别攻击加沙人口稠密居民区，⁶⁵ 包括在整个巴勒斯坦家庭都在睡觉的夜晚来袭，⁶⁶ 避难的机会有限或者根本没有机会避难，并以整栋住宅楼和其他必需基础设施为目标。事实证明，袭击前的警告在挽救平民生命方面并不奏效：整个家庭都在夜间袭击中丧生。⁶⁷ 此外，在以色列的定点击杀行动中，没有任何警告，儿童成为“附带损害”。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被拘禁了 16 年，当炸弹从天而降时，他们几乎没有藏身之处；即使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也证明难保安全。来自加沙的儿童将军事袭击后的生活描述为一种哀悼行为：“即使一个人幸存下来，生活也变得难以忍受”。

34. 以色列军方经常声称，巴勒斯坦人把自己的儿童当作前线的“人盾”。⁶⁸ 然而，早在 2009 年，联合国加沙冲突实况调查团就发现了一种持续至今的做法：

⁶¹ 2008、2009、2012、2014 和 2021 年。

⁶² 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 “Health under occupation”, September 2017, p. 16; Jutta Bachmann and others, *Gaza 2014: Findings of an Independent Medical Fact-Finding Mission*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Israel and others, 2015), pp. 34–35; Elisabeth Mahase, “Gaza: Israeli airstrikes kill doctors and damage healthcare facilities”, *BMJ*, vol. 373 (2021); and 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and fragmentation as key barriers to Palestinian health and healthcare”, November 2021.

⁶³ Nicola Perugini and Neve Gordon, “Medical lawfare: the Palestinian Nakba and Israel’s attacks on healthcare”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024)).

⁶⁴ 与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一名代表的访谈。

⁶⁵ [A/HRC/49/83](#), 第 9-10 段。

⁶⁶ Amnesty International, “Israel/OPT: civilian deaths and extensive destruction in latest Gaza offensive”, 13 June 2023.

⁶⁷ B’Tselem, *Black Flag: The Legal and Moral Implications of the Policy of Attack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Gaza Strip, Summer 2014* (Jerusalem, 2015).

⁶⁸ Israel Defense Forces, “Operation Cast Lead”, 30 October 2017; Israel Defense Forces, “ Hamas uses Gazans as human shields when launching rockets”, 29 October 2012; Israel Defense Forces,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30 October 2017; Israel Defense Forces, “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14 June 2021; and Gordon and Perugini, *Human Shields: A History of People in the Line of Fire*, pp. 22, 170–179 and 214–216.

虽然被以色列占领军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有时会被政治派别在死后贴上“烈士”的标签，但这并不是参与武装活动的证据，而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并为接受武装团体经济支助的家属所接受。⁶⁹ 该调查团还对以色列所称武装团体使用学校和医院的指控可能属于编造提出关切；正如以色列自己承认的，它向实况调查团提供的图像并非来自 2008-2009 年战争。⁷⁰

3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军事攻击是非必要或不成比例的，相当于任意剥夺生命。⁷¹ 在有记录的情况下，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的巴勒斯坦人遭到不必要的武力攻击，⁷² 甚至当他们站“在诊所前，举着白旗试图离开村庄时”，⁷³ 或者在海滩上踢足球时，⁷⁴ 或者当他们聚集在祖父的坟墓周围时。⁷⁵

36. 这些多起致命攻击中的暴力对加沙的儿童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那里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可能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⁷⁶ 由于在加沙合格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医生寥寥无几，儿童获得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几乎不存在。儿童有无法抚慰的痛苦和“对死亡或失去[自己]亲人的恐惧”。⁷⁷

37.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儿童也未能幸免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自 2000 年第二次起义以来，以色列军事攻击的频率、所致伤亡和残暴性一直未变。对文化空间和活动的攻击有所增加，包括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斋月期间在阿克萨清真寺对礼拜者的暴力行为。杰宁难民营面积为 0.42 平方公里，收容了约 24 000 名难民，⁷⁸ 其经历就是这种结构性暴力的一个例子。除了以色列认为是例行公事的入侵和军事行动外，杰宁难民营在 2023 年还遭到了七次袭击，⁷⁹ 造成 4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 9 名儿童。16 岁的 Yasmine 提及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发生的袭击事件，他说：“他们从各个地方轰炸我们，他们到处都是，我们非常害怕我们的父母可能丧生。”从营地外观注袭击的孩子们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自由剧社担惊受怕，“自由剧社是我们享受生活、不感到害怕的唯一地方”。杰宁难民营的儿童深情地谈到 15 岁的

⁶⁹ A/HRC/12/48，第 423 段。

⁷⁰ 同上，第 449–452 段。

⁷¹ A/HRC/49/83，第 25 段；A/HRC/12/48，第 1 431 段；A/HRC/29/52，第 71 段；A/HRC/22/35/Add.1，第 10 段。

⁷² A/HRC/28/80/Add.1，第 43 段。

⁷³ A/HRC/29/52，第 59 段。

⁷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加沙紧急人道主义概况”，2014 年 7 月 17 日。

⁷⁵ A/HRC/52/75，第 8 段。

⁷⁶ 世卫组织，A72/33 号文件，第 15 段。

⁷⁷ 与加沙地带儿童的访谈，2023 年 8 月。

⁷⁸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营地概况：杰宁营地”，2023 年。

⁷⁹ 1、3、6 和 7 月。

Sadeel Naghniyeh, 在占领军撤出杰宁难民营期间, 她在自家院子里被以色列狙击手击中头部。⁸⁰

38. 在以色列占领下反复面临死亡和暴力的状况, 造成巴勒斯坦儿童高度的精神和情感痛苦。迪海沙难民营的一名青少年评论说: “如果这就是 15 岁时的生活, 我发誓死亡倒更显仁慈。”最近, 西岸的巴勒斯坦儿童开始在口袋里携带告别信。⁸¹

39. 当被要求描述他们恐惧的主要来源时, 巴勒斯坦儿童提到了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⁸² 2014 年, 以色列定居者在舒法特难民营杀害了 16 岁的 Muhammad Abu Khdeir, 2015 年在杜马村杀害了 Dawabsheh 一家, 这些可怕的事件对巴勒斯坦儿童来说仍然历历在目。包括儿童和青年在内的以色列定居者越来越咄咄逼人, 协调进行对西岸巴勒斯坦城镇的大规模袭击。⁸³ 自 2017 年以来, 联合国记录了 3 244 起此类事件, 这些事件造成 920 名巴勒斯坦人伤亡和 2 324 件财产受损。⁸⁴ 定居者暴力的极端形式包括侵入巴勒斯坦地产, 包括在夜间, 经常进行“大屠杀”, 焚烧基础设施和对巴勒斯坦居民施暴,⁸⁵ 所有这些都是以色列占领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 其中一些行为得到了一些以色列高级官员的公开赞扬。⁸⁶ 在这些事件中, 儿童甚至在逃避士兵时也成为攻击目标, 例如 17 岁的 Ramzi Fathi 胸部和腹部中弹致死。⁸⁷ 杰宁难民营的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说: “孩子们的生命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相反, “我们的孩子遭到杀害、威胁和恐吓; 这是一个为此而设计的完整系统。”⁸⁸

40. 正如加沙一名 13 岁儿童哀叹的那样, “即便在我们抗议时, 他们也会杀了我们,” 他指的是 2018-2019 年回归大游行期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每周抗议期间采取的开火政策, 这导致 223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 46 名儿童, 36 100

⁸⁰ Basel Adra, “Her smile never left her face”, +972mag, 5 July 2023.

⁸¹ Qassam Muaddi, “The ongoing Nakba: why Dheisheh camp’s Palestinian teenagers are carrying farewell letter in their pockets”, *New Arab*, 5 June 2023 (confirmed by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⁸² 与约旦河西岸儿童的访谈, 2023 年 8 月, 与耶路撒冷儿童的访谈, 2023 年 2 月。

⁸³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Attribution of settler-violence to the State of Israel”, 2023 (forthcoming).

⁸⁴ 联合国, “定居者暴力、流离失所增加, 人道协调厅发言人 Jens Laerke 发表的讲话”, 2023 年 8 月 5 日。

⁸⁵ Avishay Mohar, “Settlers have a very effective system for forcing Palestinians out of their homes”, *Haaretz*, 1 September 2023.

⁸⁶ Michael Bachner, “Israel should ‘wipe out’ Palestinian town of Huwara, says senior minister Smotrich”, *The Times of Israel*, 1 March 2023; and Thomas Helm, “Far-right Israeli minister Ben-Gvir calls for killing of ‘thousands of terrorists’”, 23 June 2023.

⁸⁷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17-year-old Palestinian boy succumbs to gunshot wounds from Israeli settlers”, 7 August 2023.

⁸⁸ 与约旦河西岸北部巴勒斯坦妇女的访谈。

人受伤，其中包括 8 800 名儿童。⁸⁹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安全部队对没有对其士兵构成迫在眉睫的死亡或严重伤害威胁的儿童使用致命武力。其中四名儿童在从围栏走开或跑开时遭到枪击”，⁹⁰ “以色列狙击手在知道他们是儿童的情况下故意对其开枪。”⁹¹ 在被占领土内，对巴勒斯坦成年人和儿童都采取了射杀政策。⁹² 无论这些儿童是否直接成为攻击目标，这些袭击都对儿童产生深远影响。

41. 除了任意夺走生命，以色列还强迫巴勒斯坦儿童站在军事行动的前线，包括蹒跚学步的儿童。⁹³ 自 2000 年以来，至少有 31 名儿童被迫站到军用坦克或士兵前面，目睹周围环境的破坏。⁹⁴ 其中一名儿童回忆道：“我浑身发抖，大哭大叫，让士兵们把我放走，因为子弹正从我头顶飞过，但其中一人通过军车上的一个小窗口用阿拉伯语命令我：‘呆在原地别动。你是个恐怖分子。站在你的位置上，直到你和你的兄弟说再见’。”⁹⁵

致残

42. 一位巴勒斯坦母亲说：“当他们不杀[我们的孩子]时，我们的孩子可能受到永久残害。”这反映了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的暴力使多少儿童致残。⁹⁶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1 679 名巴勒斯坦儿童和 15 名以色列儿童遭受了永久的身体伤害。⁹⁷

43. 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医务人员报告说，战术发生了变化，表现在从驱散抗议者的传统方法转变为故意以抗议者的膝盖、股骨或重要器官为攻击目标，以先发制人地削弱以任何其他形式反抗以色列压迫的能力。⁹⁸ 在 2018 年加沙抗议期间，以色列军队致使示威期间遭枪击的 940 名儿童中的许多人永久失能，其

⁸⁹ B'Tselem and Palestin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Unwilling and Unable: Israel's Whitewashed Investigation of the Great March of Return Protests* (202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两年过后：在‘回归大游行’中被打伤和受创伤的人们仍在挣扎”，2020 年 4 月 6 日。

⁹⁰ [A/HRC/40/74](#)，第 67 段。

⁹¹ 同上，第 68 段。

⁹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Israel: ‘deliberate attempts’ by military to kill and maim Gaza protesters continues”, 27 April 2018; and B'Tselem and Palestin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Unwilling and Unable*, p. 6.

⁹³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Israel forces use five Palestinian children as human shields”, 18 May 2023.

⁹⁴ 同上。

⁹⁵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Israel forces use Palestinian girl as a human shield in Jenin”, 19 May 2022.

⁹⁶ 与杰宁巴勒斯坦母亲的访谈，2023 年 8 月。

⁹⁷ [A/74/845-S/2020/525](#)，第 86 段，[A/75/873-S/2021/437](#)，第 79 段，[A/76/871-S/2022/493](#)，第 88 段，[A/77/895-S/2023/363](#)，第 89 段。

⁹⁸ Jasbir K Puar, *The Right to Maim: Debility, Capacity, Disabi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29.

中包括 20 名断肢的儿童，⁹⁹ 并导致其他终身残疾，如失明。¹⁰⁰ 以色列对示威者使用的武力被认定为“既不必要也不相称，因此不可允许”。¹⁰¹

44. 故意致残儿童和青年反映了他们遭受的非人化程度。¹⁰² 儿童体现了这种生存的残酷性：它允许生命继续，但使恐惧和脆弱性永久化，¹⁰³ 使生命“类似于半死”。¹⁰⁴

任意逮捕和拘留

45. 自 2000 年以来，估计有 13 000 名巴勒斯坦儿童被以色列占领军拘留、审讯、起诉和监禁，¹⁰⁵ 平均每年有 500 至 700 名儿童被拘留。¹⁰⁶ 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未经指控或审判而被拘留的儿童数量有所上升，目前有 20 名儿童被行政拘留。¹⁰⁷ 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被广泛报告，¹⁰⁸ 他们经历逮捕和拘留的磨难在其他报告中也有述及。¹⁰⁹ 巴勒斯坦儿童可以在任何地方被逮捕，在检查站、在上学的路上、在城镇和营地内的行动中、甚至在自己的床上。一位母亲描述了她儿子在夜间被捕的情况：“他们强行拖着他，打他……他们蒙住他，而我站在那里尖叫着‘他是个孩子……。发发慈悲吧，一个孩子’，他叫我，‘Yamma, yamma [妈妈，妈妈]，’而我什么都做不了……。看到他被他们的袋子蒙住头时呕吐”。¹¹⁰

⁹⁹ 见 [A/HRC/40/74](#)。

¹⁰⁰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Israeli forces blind 3 Palestinian children with live ammunition, stun grenade”, 20 July 2023.

¹⁰¹ [A/HRC/40/74](#)，第 96 段。

¹⁰² Hilo Glazer, “‘42 knees in one day’: Israeli snipers open up about shooting Gaza protesters”, *Haaretz*, 6 March 2020; and Jonathan Ofir, “‘I remember the knee in the crosshairs, bursting open’ – Israeli snipers boast of shooting ‘ducks’ in Gaza”, *Mondoweiss*, 8 March 2020.

¹⁰³ Jasbir K. Puar, “The ‘right’ to maim: disablement and inhumanist biopolitics in Palestine”, *Borderlands*, vol. 14, No. 1 (2015), pp 7–8.

¹⁰⁴ Frantz Fanon, *A Dying Colonialism* (Grove Press, 1965), p. 128.

¹⁰⁵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Arbitrary by Default: Palestinian Children in the Israeli Military Court System* (2023), p. 20.

¹⁰⁶ 同上。

¹⁰⁷ Addameer, Statistics Database, available at www.addameer.org/statistics (最近更新日期 2023 年 9 月)。

¹⁰⁸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Arbitrary by Default*, pp. 29–30; Naama Baumgarten-Sharon, *No Minor Matter: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Palestinian Minors Arrested by Israel on Suspicion of Stone Throwing* (B’Tselem, 2011), pp. 37–38; [CRC/C/15/Add.195](#)，第 36 段。

¹⁰⁹ [A/HRC/53/59](#)，第 65-72 段。

¹¹⁰ Shalhoub-Kevorkian, *Incarcerated Childhood*, p. 74.

46. 大多数儿童被控向以色列军队的装甲车投掷石块，¹¹¹ 这可能会被判处 10 至 20 年监禁。比如，9 岁的 Naveen 回忆说：“我开始捡起石头、街上的垃圾、甚至我的果汁瓶，大声尖叫，以阻止他们逮捕我的父亲。”¹¹²

47. 十多年来，至少有 1 598 名巴勒斯坦儿童在被捕和拘留时受到虐待。¹¹³ 对酷刑的指控已被广泛记录在案。¹¹⁴

48. 在被逮捕后，77%的儿童在审问前无法接触律师，¹¹⁵ 其中近 60%的儿童被遣送到以色列。¹¹⁶ 将被拘留者转移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外构成战争罪。¹¹⁷ 由于难以获得以色列颁发的许可证，这阻碍了家人探视。通常情况下，一名儿童只得到家庭成员的一次零星探视，这进一步将儿童与家庭和社区隔绝。父母在子女被捕时很少被告知其下落，这不仅违反《儿童权利公约》，而且可能构成强迫失踪，¹¹⁸ 在针对平民居民的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中，这构成危害人类罪。¹¹⁹

49. 巴勒斯坦儿童经常被单独监禁在没有窗户的牢房里，牢房里一直亮着灯。¹²⁰ 这种被禁止的做法¹²¹ 在审讯期间非常常见，2022 年平均为 12.5 天，2023 年增加到 16.5 天。¹²² 青年处于神经、生理和社会发育的关键阶段，单独监禁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挽回的，存在长期发育障碍和心理伤害的严重风险。¹²³ 这种做法与自杀和自残风险的增加有关联，并给重新融入社会带来问题。反映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的是 Ahmad Manasra 的案例，他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

¹¹¹ Save the Children, “Injustice: Palestinian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the Israeli military detention system”, July 2023, p. 8.

¹¹² 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Necropenology: conquering new bodies, psychics, and territories of death in East Jerusalem”,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vol. 27, No. 3 (March 2020).

¹¹³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2010-2023 年；Save the Children, “Injustice”, p. 13.

¹¹⁴ Save the Children, “Defenceless: the impact of Israeli military detention on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Arbitrary by Default*.

¹¹⁵ Military Court Watch, *Annual Report: 2021/22 (2022)*, pp. 15–16.

¹¹⁶ Save the Children, “Defenceless”, p. 9.

¹¹⁷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 (2) (b) (v) 条。

¹¹⁸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 2 条。

¹¹⁹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7 (1) (c) 条。

¹²⁰ Military Court Watch, *Annual Report: 2021/22*, p. 18.

¹²¹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七条。

¹²² Defense for Children-Palestine, *Arbitrary by Default*, p. 2.

¹²³ Editorial, “Solitary confine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The Lancet*, vol. 391, No. 10131 (April 2018).

尽管他逐渐患上精神分裂症。¹²⁴ 被以色列拘押的巴勒斯坦儿童自残和企图自杀的案例并不少见。¹²⁵

50. 审判平均持续三分钟，在此期间，儿童可在与家人和律师长时间分开后，自被捕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们。¹²⁶ 家长们讲述了看到他们年幼的孩子在军事法庭出庭几秒钟的恐怖场面，周围都是警卫，而“法官甚至不看[他们的]孩子，用一分钟的时间判处他们入狱。”¹²⁷

51. 这种苦痛经历深深伤害巴勒斯坦儿童及其家庭和社区。¹²⁸ 大多数儿童，像被捕时 11 岁的 Bassam 一样，不能理解这一切：“他们有什么权利逮捕我，把我关进监狱 100 天，威胁要逮捕我的父亲，打我的母亲？我遭受酷刑，长时间没有食物，也不能睡觉。”¹²⁹

52. 以色列的“军事少年司法”概念违背了在逮捕和拘留期间对儿童的基本保护，包括儿童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违反了以下义务：仅作为最后手段拘留儿童，期限尽可能短，并由法律代理人提供协助；尊重无罪推定和隐私；绝不儿童施加酷刑或残忍待遇。法外杀害儿童甚至剥夺了他们接受审判的权利，就像 Ahmad Manasra 的堂兄 Hassan 一样，他手持一把刀，而不是枪，却当即遭到杀害。

53. 此外，这些做法还包括被软禁的情况，即父母被迫在自己家中充当被拘留子女的监护人。¹³⁰ “我成了我儿子的狱卒，我觉得他恨我”，一名 17 岁孩子的母亲说，他在被拘留 6 个月后被判软禁。¹³¹ 这与人道待遇和维护家庭完整的原则¹³² 背道而驰，破坏了儿童和家庭生活的发展轨迹。Jamal 在 15 岁时被拘留，他解释说：“你的整个人生都计划好了，但后来你被逮捕，这毁了一切……。这就好像这种经历剥夺了你的时间和你的未来。”¹³³ 要求父母充当占领国的工具也可能在家庭生活中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因为儿童可能认为这是串通，而不是由于希望保护他们免受监禁。

¹²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专家敦促以色列释放 Ahmad Manasra”，2022 年 7 月 14 日。

¹²⁵ Military Court Watch, annual report (2021/22), p. 19.

¹²⁶ Baumgarten-Sharon, *No Minor Matter*, p. 50.

¹²⁷ 与耶路撒冷母亲的访谈，2023 年 2 月。

¹²⁸ Gwyn Daniel,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Palestinian families under occupation”, *Context*, vol. 164 (August 2019), p. 49.

¹²⁹ Save the Children, “Defenceless”, p. 17.

¹³⁰ MIFTAH, “Locked in: Israel’s house arrest policy against Palestinian children”, 11 April 2020.

¹³¹ 与父母和曾被拘留儿童的访谈，耶路撒冷，2023 年 2 月。

¹³²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九和十六条。

¹³³ Save the Children, “Injustice”, p. 3.

54. 经历过拘留的儿童据报出现焦虑、抑郁和人格变化。¹³⁴ 父母报告说，他们的孩子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更加粘人，独来独往，对普通或有趣的活动缺乏兴趣。¹³⁵ 儿童经常被再次被捕的恐惧所困扰，59%的儿童每天都在考虑这种可能性。正如一位母亲回忆的那样，“我儿子变得更易恼怒，但他不想谈论这件事。”

B. 有尊严生活的权利

55. “在占领下，孩子们怎么可能快乐呢？”来自杰宁难民营的 Adnan 问道，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在被占领的西岸，以色列犹太殖民地的扩张、歧视性的分区和规划，以及以牺牲巴勒斯坦主权为代价开采巴勒斯坦土地和其他资源，使巴勒斯坦人被限制在贫穷和人口稠密的“飞地”，无法实现有尊严的生活。¹³⁶

56. 被非法围困和封锁的加沙地带是限制行动和出入的最明显例子，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有许多地区，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被圈在城镇和村庄，四周是殖民点、军事营地、数百个固定和流动检查站、400 公里隔离道路、巴勒斯坦人无法进入的“军事区”、隔离墙及其造成的隔离。

57. 儿童强烈感受到这种人身隔离。雪上加霜的是官僚手续造成的障碍，这些规定要求巴勒斯坦人甚至在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必须获得以色列颁发的许可证，包括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无法进入耶路撒冷)内为从事建筑工、上班、求学和就医而进行的出行。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和社交媒体监控在内的大规模监控技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控制，侵犯了隐私，并导致人们因轻微违法行为遭逮捕。这些控制措施对交流、流动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从家庭特别是儿童手中夺走社会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源，以及有尊严地生活和充分发挥其潜力的机会。

被迫贫困和逆发展

58. 以色列定居者的殖民占领给巴勒斯坦经济造成 110 亿美元的损失，¹³⁷ 并导致被占领土的“逆发展”，迫使该领土上的 210 万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半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¹³⁸ 获得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机会不平等，¹³⁹ 加

¹³⁴ Save the Children, “Defenceless”, p. 20.

¹³⁵ Save the Children, “Injustice”, p. 16.

¹³⁶ 见 A/72/556; Adam Aloni, *Expel and Exploit: The Israeli Practice of Taking over Palestinian Land* (B’Tselem, 2016).

¹³⁷ 见 A/76/309 和 A/75/310。

¹³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岸和加沙，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报告，第 2022/298 (2022)号国家报告。

¹³⁹ Al-Haq, *Corporate Liability: The Right to Water and the War Crime of Pillage* (2022); A/HRC/48/43.

上由此导致的家庭生计、¹⁴⁰ 农业、工业和渔业自给自足¹⁴¹ 逐渐受到侵蚀，都加剧了经济不稳定和收入下降。¹⁴² 巴勒斯坦儿童在出生和成长过程中被剥夺了重要的资源和土地，他们的基本必需品必须依赖外国援助。¹⁴³ 约有 50 万巴勒斯坦儿童缺乏粮食保障，无法可靠地获得有营养和充足的食物。¹⁴⁴ 这影响他们的心理、身体和行为健康、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机会。¹⁴⁵

59. 加沙四分之一的儿童疾病可能与水污染有关，¹⁴⁶ 因为加沙 75% 的可持续地下水被占领国取走，¹⁴⁷ 其余大部分不适合人类饮用。¹⁴⁸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控制着 87% 的山区水，一名巴勒斯坦儿童只能获得以色列定居者邻居可获水量的四分之一。¹⁴⁹ 对于缺水的约旦河谷的巴勒斯坦儿童来说，这种“水种族隔离”¹⁵⁰ 表现为他们的家庭被迫从以色列公司购买(他们自己的)饮用水，¹⁵¹ 放弃传统的放牧做法，目睹他们的庄稼枯萎，而非法殖民点的以色列儿童则“享受‘郁郁葱葱’的环境，包括灌溉良好的草坪、游泳池和水上公园。”¹⁵²

60. 目睹父母的生计和尊严受到侵蚀，儿童受到的伤害最大：杰宁难民营的儿童说：“看到我们的父亲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现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

¹⁴⁰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Area C is everything: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of Palestine”, March 2023, p. 2.

¹⁴¹ 见 A/71/174。

¹⁴² Sara Roy, “De-development revisited: Palestinian economy and society since Oslo”,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8, No. 3 (Spring 1999), pp. 64–82.

¹⁴³ Mandy Turner, “Introduction: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 charting the changes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since 1993”, in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and Israel in the “Shadow of Peace”*, Mandy Turner, ed.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9).

¹⁴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3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23 年)》，第 45-46 页。

¹⁴⁵ Osama Tanous, Bram Wispelwey and Rania Muhareb, “Beyond statelessness: ‘unchilding’ and the health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in Jerusalem”, *Statelessness and Citizenship Review*, vol. 4, No. 1 (2022), pp. 106–107.

¹⁴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3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¹⁴⁷ AL ISR 13/2020 号函件。

¹⁴⁸ 儿基会，加沙地带家庭一级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评估(2017 年)，第 4 页。

¹⁴⁹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occupation of water”, 29 November 2017.

¹⁵⁰ Elisabeth Koek, *Water for One People Only: Discriminatory Access and ‘Water Apartheid’ in the OPT* (Ramallah, Al-Haq, 2013).

¹⁵¹ Al-Haq, Corporate Liability.

¹⁵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mand dignity: troubled waters – Palestinians denied fair access to water”, October 2009; 与儿童的访谈。

家里，这令人难过”。家庭收入的下降¹⁵³与家庭暴力、¹⁵⁴辍学和童工的增加有关。¹⁵⁵西岸和加沙地带 10 岁以上的儿童(其中近百分之一在加沙地带)被迫从事全时劳工，¹⁵⁶包括在以色列本国或在非法殖民点，在那里他们面临剥削性劳动条件、¹⁵⁷以色列人的羞辱和其他巴勒斯坦人的羞辱。¹⁵⁸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儿童告诉特别报告员：“我们中的许多人必须养家糊口，但在以色列找工作是危险的：我们不得不非法入境，并接受他们一直以来的不良待遇。”

被迫无家可归

61. 家庭对儿童的生长、茁壮成长和安全感至关重要。适当住房权包括安居、免受强迫驱逐和驱逐出境的保护、获得饮用水和能源等服务的权利以及保护隐私和选择住所的自由。¹⁵⁹家庭住房应得到高度保护，包括在占领期间或敌对行动期间：非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而非法肆意破坏平民财产，以及毁坏或没收这些财产，构成战争罪。¹⁶⁰

62. 对于许多巴勒斯坦儿童来说，他们的家园的安全和稳定仍然是“被埋在瓦砾下”的愿望。¹⁶¹自 1967 年以来，¹⁶²作为蓄意抹除巴勒斯坦人存在的工具，¹⁶³以

¹⁵³ 如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2022 年劳动力调查的主要结果所示，西岸的失业率为 13%，加沙地带的失业率为 45%。

¹⁵⁴ Efrain Gonzales de Olarte and Pilar Gavilano Llosa, “Does poverty cause domestic violence? Some answers from Lima”, in *Too Close to Home: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 Andrew R. Morrison and Maria Loreto Biehl, eds.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9).

¹⁵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童工现象增加”，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 4 月；Human Rights Watch, *Ripe for Abuse: Palestinian Child Labour in Israeli 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2015).

¹⁵⁶ Save the Children, “Trapped: the impact of 15 years of blockad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Gaza’s children”, 2022.

¹⁵⁷ 国际劳工组织，《阿拉伯被占领土工人境况》(2022 年，日内瓦)，第 10 页。

¹⁵⁸ Mark Samander, *Captive Markets, Captive Lives: Palestinian Workers in Israeli Settlements* (Ramallah, Al-Haq, 2021).

¹⁵⁹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4 号一般性意见(1991 年)，第 9 段。

¹⁶⁰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53 和 147 条；《罗马规约》，第 8 (2) (a) 四条。

¹⁶¹ Save the Children, “‘Hope under the rubble’: the impact of Israel’s home demolition policy on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2021.

¹⁶² Rashid Khalidi,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1917–2017* (Metropolitan Books, 2020).

¹⁶³ Amnesty International, *Israel’s Apartheid against Palestinians: Cruel System of Domination and Crime against Humanity* (London, 2022), pp. 24–26 and 30.

色列通过军事行动、歧视性分区和规划¹⁶⁴ 以及作为集体惩罚，¹⁶⁵ 拆除了 56 500 所巴勒斯坦人的住房。

63. 大规模强行驱逐、拆毁房屋和被迫流离失所以对儿童产生直接影响。在西岸，以色列将(C区)0.24%的土地分配用于巴勒斯坦人的增长和发展，¹⁶⁶ 而将 99.76% 的土地分配用于以色列非法殖民点的增长和发展。¹⁶⁷ 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被迫在未获以色列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因为他们经常被拒发许可证。因此，在西岸约有 10 000 所巴勒斯坦房屋有拆除令待执行。¹⁶⁸ 在东耶路撒冷，至少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家庭没有许可证，自 2004 年以来，已有 2 020 所房屋被捣毁，¹⁶⁹ 20 000 所房屋待执行拆除令，¹⁷⁰ 使 100 000 多名居民面临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64. 巴勒斯坦儿童经常目睹父母被迫自毁房屋，以避免面临巨额罚款。¹⁷¹ 伴随而来的失败感和抑郁感直接影响履行亲职，也影响父母养育子女的能力。

65. 儿童受到这种包罗万象的破坏和暴力的严重创伤。¹⁷² 15 岁的 Ghassan 说：“我所有的记忆都很悲伤。”“我仍然对士兵和他们的狗[在拆房期间]攻击和伤害我的父亲感到深受创伤。我做噩梦，梦见推土机把我家房子的每一块砖石都推倒了，爆炸声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¹⁷³

66. 以色列还对被指控攻击以色列平民或军队的巴勒斯坦人采取“惩罚性”拆毁房屋的做法。¹⁷⁴ 11 岁的 Samer 说：“我父亲是被士兵杀害的，他们声称他在一个定居点[殖民地]附近犯有暴力行为……我不仅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且他们还来搞我们的房子。他们先是让我成了孤儿，然后又让我无家可归。”¹⁷⁵

¹⁶⁴ 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s, “Statistics on house/structure demolitions: November 1947–August 2022”, 23 September 2022.

¹⁶⁵ 见 A/HRC/44/60。

¹⁶⁶ Peace Now, “State land allocation in the West Bank- for Israelis only”, 17 July 2018.

¹⁶⁷ 同上。

¹⁶⁸ 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s, “Israel’s demolition of Palestinian homes: a fact sheet”, 29 April 2021.

¹⁶⁹ B’tselem, House Demolition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statistics.btselem.org/en/intro/demolitions> (2023 年 9 月 12 日访问)。

¹⁷⁰ B’tselem, “Maintaining a Jewish majority: Jerusalem municipality to demolish entire Palestinian neighbourhood, leaving 550 people without a roof over their heads”, 13 June 2019.

¹⁷¹ Save the Children, “Hope under the rubble”.

¹⁷² 同上，第 4 页。

¹⁷³ 同上，第 12 页。

¹⁷⁴ B’Tselem, “Home demolitions as collective punishment”, 11 November 2017.

¹⁷⁵ Save the Children, “Hope under the rubble”, p. 10.

67. 在加沙地带，自 2000 年以来，以色列对居民区的袭击摧毁了 18 507 所房屋，损坏了 26 338 所房屋，影响到 50 万巴勒斯坦人，其中一半是儿童。¹⁷⁶ 以色列为这些行动作辩解，称其是为了保障安全、清理土地或惩罚被指控的“恐怖主义分子”。¹⁷⁷ 大约 200 名儿童受到了近 300 起惩罚性拆毁住房的影响。¹⁷⁸

68. 即使自己的家未被拆毁，儿童每天都生活在家园随时可能被拆毁的风险中。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亲眼目睹这件事发生在朋友身上，他们不断地收到这样的信息：“你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强行驱逐和拆毁房屋再次造成他们父母所经历的创伤。这种代际影响可能会持续至子孙后代。¹⁷⁹

69. 以色列禁止进口必要的建筑用品，这使得修缮和恢复变得极其困难。¹⁸⁰ 2009 年，联合国加沙冲突实况调查团认定，“以色列武装部队摧毁私人住宅、水井、水箱、农田和温室……其具体目的是剥夺加沙地带居民的生计。”¹⁸¹

70. 这些政策导致长期的情绪困扰。¹⁸² 儿童讲述了他们“对未来的梦想一夜之间消失”的绝望。¹⁸³ 在经历了失去家园后，大多数儿童经历绝望感和失败感、社会孤立和与社区脱节的感觉。他们感觉被世界抛弃，失去对教育的注意力。¹⁸⁴ 16 岁的 Fadi 问道：“我为什么要考虑构想一个更光明的未来？”¹⁸⁵

剥夺教育

71. 教育和闲暇时光是儿童社会心理发展和福祉的核心。¹⁸⁶ 教育是一项独立的人权，¹⁸⁷ 培养人格的“尊严感”，是实现其他权利和儿童充分发挥潜力的关键

¹⁷⁶ Al Mez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De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s between 2000–28 February 2023”, De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s Database. 可查阅 <https://mezan.org/en/page/20/Destruction-of-Residential-Houses>.

¹⁷⁷ B’Tselem, House Demolitions Database, 可查阅 <https://statistics.btselem.org/en/demolitions/alleged-military-purposes?tab=overview> (2023 年 9 月 2 日访问)。

¹⁷⁸ 同上。

¹⁷⁹ A/HRC/50/21, 第 55 段。

¹⁸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地带：进口限制阻碍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5 年 10 月。

¹⁸¹ A/HRC/12/48, 第 73 段。

¹⁸² Save the Children, “Hope under the rubble”, p. 12.

¹⁸³ 各份报告，包括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Learning on the margins: the evolving nature of educational vulnerability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 the time of COVID-19”, April 2021, p. 32.

¹⁸⁴ 同上。

¹⁸⁵ Save the Children, “Hope under the rubble”.

¹⁸⁶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八–二十九条。

¹⁸⁷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3 条。

手段。¹⁸⁸ 学校必须充当促进儿童发展的安全空间，推动与儿童家庭生活的连续性。¹⁸⁹ 蓄意袭击教育设施构成战争罪。¹⁹⁰

72.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儿童表现出对教育的特别热爱，他们把学校视为摆脱日常压迫的喘息之地，给予他们“自由”的感觉，并培养对“更光明未来”的想象。¹⁹¹ 然而，袭击学校，包括将学校用于军事用途，是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的另一种严重侵权行为。

73.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以色列歧视性的许可证制度，该制度限制巴勒斯坦人建造、装修甚至维护现有学校的能力。¹⁹² 自2010年以来，共有11所巴勒斯坦学校被拆除，有59所学校(51所在西岸C区，8所在东耶路撒冷)待执行拆除令，¹⁹³ 学生人数为6 800名。2022年11月，以色列占领当局拆毁了马萨费尔亚塔(Isfey al-Faqa)唯一一所小学，当时学童们还在学校内，迫使他们通过学校的窗户躲避推土机，然后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课本和校用家具。¹⁹⁴ 在这种环境下，学校无法实现进行现代化或升级。¹⁹⁵ 在加沙地带，没有足够的教室，近东救济工程处70%的学校和63%的政府开办的学校不得不实行两班制或三班制。¹⁹⁶

74. 14岁的Aladdin来自伯利恒，他说，在约旦河西岸，上学让人“筋疲力尽”，¹⁹⁷ 因为“有时，我们不得不逃离危险，比如士兵。”¹⁹⁸ 检查站和进行恐吓的士兵和定居者影响到80%的学生。¹⁹⁹ 来自伯利恒的13岁的Rima说：“我从来都不能准时到达目的地。这需要几个小时，因为[士兵]搜查我们，检查我们的身份证。”²⁰⁰ 14岁的Abir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一个巴勒斯坦男孩走在街上。士兵们拦住了他，对他搜身，殴打他，并逮捕了他，因为他拒绝脱下裤子进行脱衣

¹⁸⁸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九条第1款。

¹⁸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14号一般性意见(2013年)，第70段。

¹⁹⁰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2)(b)(二、五和九)条。

¹⁹¹ Group of girls in Rafah,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Learning on the margins”, p. 30.

¹⁹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3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50页。

¹⁹³ West Bank Protection Consortium,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Area C of the West Bank”, September 2023.

¹⁹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西岸拆毁行动和流离失所：概览”，2023年1月至3月。

¹⁹⁵ West Bank Protection Consortium,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Area C”.

¹⁹⁶ 儿基会，教育群组战略：巴勒斯坦2020-2021年。

¹⁹⁷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Area C is everything”, p. 11.

¹⁹⁸ Save the Children, “‘Danger is our reality’: the impact of conflict and the occupation on education in the West Bank of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2020, p. 16.

¹⁹⁹ 同上，第13页。

²⁰⁰ 同上，第16页。

搜身。”²⁰¹ 来自马萨费尔亚塔的 Ali²⁰² 曾被以色列军方护送上学 17 年，马萨费尔亚塔的儿童仍然是这样，以避免定居者的身体攻击；他说：“上学的代价可能意味着带着受伤的身体回家，错失整个学年，这是不合情理的。”

75. 自 2012 年以来，300 多名儿童和教师在学校内或上学途中面临逮捕和拘留。²⁰³ 另有 481 人的教具在检查站被没收。²⁰⁴ 对学校的军事攻击也很频繁，12 年来，记录了以色列占领军 1 826 次入侵或直接炮击和攻击事件。²⁰⁵ 来自希伯伦的 12 岁的 Farea²⁰⁶ 说：“去年，士兵们袭击了我的学校三四次。他们投掷催泪瓦斯并发射实弹。有些老师和学生无法呼吸。”²⁰⁶ 对学校使用催泪瓦斯、眩晕手榴弹、橡皮子弹、实弹和其他武器，导致数百名学生和教师受伤，扰乱了数千人的例常教育。²⁰⁷ 来自伯利恒的 14 岁的 Jamal 说，以色列士兵“随时都可以闯入学校”。Rima 说：“士兵们总是出现在学校门前。他们随时可能攻击我们，把我们带走。他们可能会打我们或逮捕我们。”²⁰⁸

76. 在加沙地带，在每次军事行动中，学校活动都被暂停。²⁰⁹ 由于缺乏资源²⁰⁹ 和以色列对电力的限制(正常情况下每天大约供电 10-12 小时，但在进攻期间减少到 4-5 小时)，²¹⁰ 转为在线上课并不奏效。14 岁的 Jinan 说，在没有攻势的时候，“用于执行加沙围困的无人机就是我们的配乐”。²¹¹ 超过 1 434 所学校和幼儿园被完全或部分摧毁。²¹² 过去建造过地下设施和由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接管一所学校的情况²¹³ 使学校面临成为攻击目标的风险。然而，即使在武装团体将学校用

²⁰¹ Shalhoub-Kevorkian, “Necropenology”.

²⁰² Operation Dove, “Right to education in the South Hebron Hills: At-Tuwani School study case – school year 2018–2019”, 2019.

²⁰³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2012–2021 年。

²⁰⁴ Save the Children, “Danger is our reality”, p. 16.

²⁰⁵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2010–2022 年。

²⁰⁶ Save the Children, “Danger is our reality”, p. 17.

²⁰⁷ 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attacks on education in Palestine”, March 2022, p. 6.

²⁰⁸ Save the Children, “Danger is our reality”, p. 17.

²⁰⁹ 儿基会，教育群组战略：巴勒斯坦 2020–2021 年。

²¹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加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调查显示，长期电力短缺给精疲力竭的家庭造成严重影响”，2021 年 7 月 29 日。

²¹¹ 与加沙地带儿童理事会成员的访谈，2023 年 8 月 24 日。

²¹²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2010–2022 年；[A/HRC/12/48](#)；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月度报告和累积数据，2009、2012、2014 和 2021 年。

²¹³ 近东救济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重申其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始终得到尊重”，2021 年 8 月 11 日。

作军事用途的情况下，也必须满足相称性和军事必要性的检验，平民保护仍然至关重要。²¹⁴

77. 在这些逆境中，西岸中学儿童的辍学率已升至 32%，²¹⁵ 这主要是缺乏安全保障所致。²¹⁶ 残疾儿童的入学率极低(西岸为 51%，加沙地带为 43%)。²¹⁷ 在东耶路撒冷，由于居住和登记方面的障碍，至少 13% 的巴勒斯坦儿童与教育无缘。²¹⁸

六. 剥夺童年的环境

78. 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义剥夺了儿童的权利和纯真，过早地使他们接受成人般的挑战、责任和关注事项。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将巴勒斯坦儿童这种日常的代际生活经历称为“剥夺童年”，²¹⁹ 这一现实通过一种社会法律主张、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相结合的制度得以固化，这种制度将巴勒斯坦儿童视为一文不值。

A. 无休止伤害的疤痕

79. 此种长期面临暴力的情况使儿童永远处于高度紧张、愤怒、孤独和高度警觉的状态。²²⁰ 许多人表现出创伤和深度抑郁的迹象，精神高度紧张，表现包括持续大喊大叫、易怒和对黑暗的恐惧，以及严重的孤独感。²²¹ 创伤后康复的机会极其有限，再加上持续面对创伤事件，这一点更加严重。结果就是 Jess Ghannam 博士所说的“持续性创伤后应激障碍”。²²²

80. 这种持续不断的创伤严重干扰儿童的发展，削弱一代人的进步。²²³ 不出所料的是，它还对巴勒斯坦儿童的发展产生毁灭性影响，并可能为日后的暴力行为埋下种子。²²⁴ 在 8 至 14 岁的巴勒斯坦儿童中，90% 以上与不安全感和焦虑作

²¹⁴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 (6)、53、54 (4)、55 (2) 和 56 (4) 条。

²¹⁵ 儿基会，“巴勒斯坦教育概括介绍”，2022 年，第 17 页。

²¹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3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第 50 页。

²¹⁷ 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Press releas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3 December 2021.

²¹⁸ Ali Ghaith,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in East Jerusalem”, Open Democracy, 23 July 2018.

²¹⁹ Shalhoub-Kevorkian, *Incarcerated Childhood*.

²²⁰ Teresa Bailey, “The terror of childhood in Palestine”, 2023. Available at https://mcusercontent.com/bbabb624d68a80f2ac0f259dc/files/bc78664b-d2d7-f03c-ca5a-687ba09ed9fb/Palestinian_children_July_2023.pdf.

²²¹ 儿基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儿童状况：基于〈儿童权利公约〉的评估》(2010 年，安曼)。

²²² 与 Ghannam 博士的访谈。

²²³ Sue Gerhardt, *Why Love Matters: How Affection Shapes a Baby's Brain* (Routledge, 2004).

²²⁴ A/HRC/12/48, 第 1 282 页，引自世卫组织报告，第 13 页。

抗争。²²⁵ 越来越多的人罹患失眠、²²⁶ 尿床和心理困扰，特别是在遭受猛烈轰炸的时候，²²⁷ 以及小便失禁。

“没有人来保护我们”

81. 尽管以色列各级官员有义务保护被占领土居民的人权，保障公共秩序和安全，²²⁸ 但他们都在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占领侵蚀了巴勒斯坦社会的根基，特别是家庭单位。约旦河西岸的一位母亲说，大规模的杀戮和“数千人的长期监禁使儿童成为孤儿”。一位巴勒斯坦母亲说，即使“当父亲在狱中服刑多年后归来，与孩子们的纽带也会受到破坏”。由于无法为家庭提供稳定、保护和安全感，家庭户主面临的压力很大。²²⁹ 以色列的许可证制度经常使父母无法确保或陪同儿童接受医疗。这影响到加沙地带 32% 需要治疗却得不到治疗的儿童。²³⁰ 巴勒斯坦儿童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肾透析或化疗。²³¹

82. 在令人担忧和危险的被占领环境中，65% 的父母经常对彼此和自己的孩子表现出暴力行为。²³² 据报，学校中的体罚程度也很高。杰宁难民营的一群巴勒斯坦儿童兴高采烈地报告说：“这里每个人都揍我们。”

83. 父母觉得无力保护他们的孩子。用一位父亲的话说：“当他们逮捕我的孩子时，我倍感无助；我们社区的所有父母都在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他们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试图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保护他们，但在这里没有什么安全的。我儿子在床上睡觉时被捕了。他的床不是安全之所。”²³³ 由于无法保护儿童而导致的父母权威的削弱，对父母和儿童都产生深远影响。²³⁴ 缺乏保护使巴勒斯坦儿童深感孤独和幻想破灭。来自东耶路撒冷的 17 岁的 Nadia 说：

²²⁵ 儿基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儿童状况》；Abu Hein, F.,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under siege: Gaza experience”, in *Siege and Mental Health: Walls vs. Bridges* (WHO and Gaza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Programme pre-conference report, 2008), p. 32.

²²⁶ Save the Children, “Defenceless”.

²²⁷ Save the Children, “Trapped”.

²²⁸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63、69 和 72–79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7–78 条；《海牙章程》，第 42–56 条。

²²⁹ A/HRC/12/48，第 1 266 段。

²³⁰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健康权：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卫生障碍和对卫生保健部门的攻击，2019 至 2021 年”（2022 年），第 42 页。

²³¹ Daniel,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p. 49.

²³² 同上。另见 Abu Hein, F.,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of Palestinian children”.

²³³ Shalhoub-Kevorkian, *Incarcerated Childhood*, p. 73.

²³⁴ Gwyn Daniel, Arlene Healy and Mohammad Marie, “Families in chronically unsafe community environments: experiences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Palestine”, in *The Handbook of Systemic Family Therapy*, vol. 4, Karen S. Wampler, Mudita Rastogi and Reenee Singh, eds. (John Wiley and Sons, 2020), p. 197.

“我或我的家人都无能为力。不是巴勒斯坦政府，不是国际组织，不是我的父母。没有人保护我的权利。”这应和了其他儿童的感受。²³⁵

84. 在对儿童安全的持续威胁中，儿童可能逐渐将暴力视为他们对抗严酷现实的唯一手段。²³⁶ 正如 11 岁的 Rawan 放言：“为了我们呼吸，呆在这里，留在我们的城市而不用天天遭受痛苦的权利，我们必须战斗”，而她 15 岁的姐姐问道：“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用身体抗争吗？没有巴勒斯坦领导人，没有国际活动家能够帮助我们防止占领的犯罪行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做到这一点”。²³⁷

85. 在他们日益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儿童常常自觉有动力在民族斗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甚至与父母的意愿相抵触，²³⁸ 自己选择正式投靠政治团体，以寻求某种保护。²³⁹ 儿童，特别是那些失去双亲和安全感的儿童，开始把“烈士”和武装团体成员视为成年人作用的榜样。由于武装抵抗运动近年来重新抬头，这些团体可能对儿童产生的吸引力不可低估。家庭生活恐惧中，因为他们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卷入军事团体。杰宁难民营的一位母亲报告说：“这里的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无论他们作出什么选择。一旦他们加入抵抗运动，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抵抗运动中，他们就会成为[占领者]的目标。如果他们离开该团体，他们仍然是目标，得不到该团体的保护。”

七. 结论和建议

86. 由于政治不能与童年分离，军事化的定居者-殖民占领的暴力政治也不能与被征服群体的儿童的经历分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由于已被正常化的剥夺行为，定居者-殖民暴力和国家暴力交织在一起。与定居者殖民主义必然相伴的是，对被征服群体的暴力在某一时刻将可能遭到以暴制暴，因为没有人愿意放弃他们的土地、生计、尊严和永久存在的权利。要确保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地区的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确保承认和尊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尊严和自由。

87. 特别报告员建议：

(a) 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停止对巴勒斯坦儿童的一切虐待做法，优先考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有儿童的最大利益；实现这一点的唯

²³⁵ Save the Children, “Hope under the rubble”, p. 13.

²³⁶ Virginia Pietromarchi, “Why do some Palestinian teens in Jenin dream of ‘martyrdom’?”, *Al Jazeera*, 14 July 2023.

²³⁷ Shalhoub-Kevorkian, *Incarcerated Childhood*, p. 82.

²³⁸ Samir Qouta, Raija-Leena Punamäki and Eyad El Sarraj,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mental health in war and military violence: the Palestinia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ur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4 (2008), p. 317.

²³⁹ Francesca Albanese and Jalal Al Hussein, “Voices of Palestinian refugee youth across the near East: socio-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spirations”, June 2020, p. 22.

一途径是废除其定居者殖民占领兼种族隔离，因为这是实现巴勒斯坦儿童和巴勒斯坦人民各项权利道路上的绊脚石；

(b) 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不再拖延，将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列入安全理事会实施影响儿童的严重侵犯行为的当事方名单。

88. 为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第三国应：

(a) 不加歧视地使用《宪章》规定的外交、政治和经济措施；

(b) 鉴于以色列犯下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罪行，不承认以色列占领的合法性，不援助或协助以色列的占领，并呼吁停止这些行为和作出赔偿；

(c) 根据普遍管辖权起诉实施的国际罪行，优先处理本报告中指控的暴行罪；

(d) 成立一个工作队，以废除定居者殖民占领，推动尊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尊严和自由的政治解决办法，以此作为确保安全与和平的唯一模式。